一日蛙人 矢志報效國家

復興崗校友會老同學陳玉霖曾任陸戰隊偵搜營長及特勤隊長，我獲邀參加「陸戰隊兩棲偵搜特勤跆拳退伍協會」會慶活動，結識兩棲偵察（蛙人）班第一期前輩邵啟智，該專長訓練現傳承至第一五〇期（前司令季麟連上將係十五期），故邵君在協會頗受尊崇。我應陳玉霖同學之請，就邵君於民國五十年代連長任內爲偵搜部隊爭光事蹟撰文，彰顯團隊歷史光輝。

今年八十九歲的邵啟智，陸戰隊學校專修班四期畢業，六十六年陸戰隊少校情報官退役，早年在兩棲偵察班一期、美軍陸戰師偵察營受訓，美軍特戰學校特戰軍官班畢業。

在陸戰隊服役二十五年期間，邵啟智多次參與捍衛海疆作戰重要任務。陸戰隊偵搜部隊由連而營，再精編爲大隊，五十年代偵察連接敵作戰事蹟可圈可點。

抗戰勝利後，政府於民國卅五年底派太平艦接收太平島，卅九年五月國共內戰暫時撤守，其間菲律賓態度曖昧，越南虎視眈眈，我海軍仍派艦往來南海巡弋，但不登島。民國四十四年五月，菲律賓海事學校校長克洛馬突然聲稱，該校學生探險隊「發現和佔領」南海無人島礁，立碑建立所謂「自由地」，趁機佔據太平島，宣稱擁有島嶼主權，頓時舉國譁然。

政府聞訊即下令海軍策劃「威遠計畫」長城演習，成立「立威巡弋」部隊，由海總副參謀長姚汝鈺將軍率太平、太倉兩艘主力艦，搭載陸一師兩棲偵察連編成之兩個偵搜組，於四十五年六月二日出發，前往南沙執行偵巡驅離任務。六月六日艦隊抵南沙太平島外海，當日拂曉，邵啟智與另一位組長周德全，各率領由十二位蛙兵組成的偵搜組，搭乘兩艘橡皮艇登陸，對太平島展開綿密搜索，菲律賓數十邦民聞風逃逸，偵搜組即將遺留之標誌、石碑等物徹底摧毀清除。

次日姚將軍偕外交部專員登陸巡視，上午十時在太平島升國旗、立國碑，宣示中華民國南沙群島主權。兩棲偵察部隊甫成立，就揚威國際，對維護國家主權創不朽功績，輝煌戰績轟動海內外，對振奮民心士氣有莫大助益，邵因功獲頒海功獎章及獎金，深感榮耀。

民國五十年，邵啟智參與對大陸突擊特戰訓練，由陸戰隊兩棲偵察連與陸軍成功隊合編「蕩寇部隊」，執行集中偵搜任務，於林園中芸港海域集訓，課目包括突擊作戰、捕俘摸哨、爆破情搜，演練登陸作戰先期滲透登岸，確保離岸通行內陸道路橋梁安全，結訓當天，總統蔣公親臨慰勉。

民國五十三年三月邵啟智參加偵搜部隊成軍以來，首次以一組偵搜組兵力，在金門前線敵方水域執行特殊軍事行動任務。身為陸一師兩棲偵搜連長，他奉命編組偵搜組，擔任指揮官，副連長為副指揮官，派遣王士進少尉出任突擊行動組長，率士官兵組員七人於深夜出發，天黑無月光，伸手不見五指，王組長率領全組，手持衝鋒槍，以時速四十浬循航線高速巡航，在距鼓浪嶼約四千公尺附近，發現海上疑似中共巡邏砲艇，發射照明彈搜索目標。組長研判狀況不利，斷然返航，於金門海灘安全登陸。

這些任務，目的在於敵前騷擾、反制中共的水鬼作戰，我軍因智勇兼備，都獲得良好的戰果。

【作者速寫】張春驊，政戰學校十六期，外研所一期畢業，曾任國防部上校祕書。

兩棲偵搜隊（蛙人）接受校閱，軍容壯盛。（圖／邵啓智）

30年重逢相見歡

父親程耀武（左）與友人喬學忠（右）相隔三十年再度相見，二人因耳背與眼疾，須以筆談。（圖／程懷德）

這是一個關於兩個年紀相加超過一百八十五歲，好友相隔卅年再重逢的故事。

今年農曆年前，正當全家人歡天喜地為父親歡慶九十三歲耆壽之際，他接到了一封來自彰化的書信。原來是一位他在河南安陽讀師範學校時的同窗——喬學忠叔叔，捎信給他，隨信附上一本喬叔叔的傳記，送給父親的書裡，喬叔叔提到他民國三十五年在河南安陽師範學校讀書，但因國共內戰，開始當流亡學生的一些回憶。民國三十八年，大陸遭赤化，他們被迫從廣西進入越南，後來繳械予法國人後，被留置在富國島，直到民國四十二年回到臺灣。

他敘述逃亡的艱困情景，與在富國島胼手胝足的日子，跟我從小由父親口中得知的訊息大致相同。「因為了解，所以珍視」，讓我興起讓他們見面的念頭。

據我小時候的印象，父親是個喜歡接待友人來家中喝茶寒暄的人；每到過年，更會翻開他的電話簿，一一打電話給友人問候恭喜、聯繫情感，然而近二十年來，他的朋友、同鄉逐漸凋零，加上他的身體退化，耳不聰、目不明，已視打電話為畏途。

「現在打電話，電話那頭傳來的都是不好的消息，不想再打了！」少了可以跟好友電話聯繫情感的管道，生活變得單調，人又封閉，我知道他很無奈，但也無計可施。如今喬叔叔的出現，讓我覺得應該為他們安排相見，我告訴父親我的想法，他也一口就答應了。

因為喬叔叔有嚴重耳疾，所以與他兒子聯繫，他亦同意我的安排，於是我們敲定見面的日期。父親歡喜之餘要我買份見面的禮物，他也準備了一個紅包要給喬叔叔。其實他們在三十年前曾見過一次面，過程已經模糊，但父親一直惦記那天喬叔叔下餃子請他吃，迄今仍念念不忘，我想這也是他為什麼想見喬叔叔一面的原因。

當天我與母親陪著他從臺中南下彰化，一個小時不到，便讓他們再次重逢。見面的當下，喬叔叔牽著父親的手進入屋內，那種真摯的情感教人動容！相隔三十年的再見面，此時無聲勝有聲。

因父親的眼疾以及喬叔叔的耳疾，他們幾乎無法溝通，因此整個過程都是由我及他兒子代為溝通，再藉著筆談，倒是還能說上一些話、談到幾個人；除了往事，現在能談的就是孩子、孫子的狀況，兩人興致來時，各自表述，時而感慨、時而風趣，爽朗的聲調，讓這次的見面增添不少樂趣。

別離時，兩人互道珍重，約定再見，彰化至臺中相隔不過卅公里，相較當年他們從富國島坐船到高雄花了十天的時間，根本不足為道。

流亡學生的一生，雖是大時代下的悲劇，然而他們可以選擇不要成為劇裡的主角，華麗轉身，將哀愁留在過往。

七十年前的流亡學生，目前雖都垂垂老矣，但他們的故事仍然發光發熱，讓後人繼續傳頌。

【作者速寫】程懷德，目前在教育界服務。父親程耀武，河南省臨漳縣人，為三萬滯越軍民之一，民國四十二年從越南富國島返回臺灣。

陪大姐回金門 一償心願

高齡八十多的大姐和姐夫，每次回金門老家都很開心，他們的兒女說，老爸老媽最愛回金門了，每次返回金戶走巷，就像小兒女般雀躍和開心！

大姐夫笑著說，大姐也愛看《榮光雙周刊》，每兩個星期都會寄到臺北的家裡，周刊一來，就拿著左瞧右看，雖然沒有細讀內容，但是她喜歡有人記得寄雙周刊給她。大姐夫還說，每次大姐生日就有榮服處的人員，打電話來祝她生日快樂，她接了電話會開心一整天，有時一整個星期仍瀰漫著愉悅的氛圍。

大姐在金門讀初中的年紀，就要參加婦女隊，也就是金馬民防自衛隊，要出操，要上基本教練，也要學包紮、心戰喊話，要參加民防的各種訓練和演習。那時金門處於前線戰地，非常危險，隨時有砲擊，要躲防空洞，金門人過了二十年的「單打雙不打」歲月，恐懼的日子籠罩著金門人，幸好大姐和大姐夫有著豁達的生活態度，讓他們可以快樂的往前看。

三月初，我和先生陪著大姐和大姐夫車遊金門，因為大姐的腳不適合長途跋涉，必須坐車慢遊金門，但依舊讓大家充滿了喜樂，因為車子經過的山陵，有大姐生活中的許多記憶，她想念那些少小時光，例如走許多路去撿柴火，雖然辛苦，但是可以為家裡儲備柴火，煮一頓地瓜稀飯，那時真的是「稀飯」，因為湯裡幾乎看不到米粒，生活之清苦，如今聽大姐娓娓道來，語氣中卻滿懷感恩。能夠從戰爭中活過來，真的要珍惜。

大姐夫則看到青翠的大樹，說起民防隊年代，要幫忙種樹，那時樹苗一株一萬多元，還有曾經在東半島被派去建築機場，真是辛苦，這些都是記憶中常常想起的日子。原來這一群民防自衛隊曾經為家鄉的建設付出心力與勞力，家鄉的每一個生活的日子，因為曾經努力，成就了生命的深刻印記。

車子慢遊「後浦」，菜市場裡滿街人潮，看見有人賣石蚵，一問一斤兩百元，大姐覺得太貴了，她說大姐夫念著家鄉石蚵的美味，很想買一斤讓他解解饞，最後大姐還是搖搖頭，省下錢買別的東西。

車子到「慈湖三角堡」，這裡可以看冬季的候鳥鸕鷀，一旁大樹上有一個喜鵲的鳥巢，大姐夫說如果看見鳥巢築在樹的頂端，可以知道，那一年一定沒有颱風，原來大自然的變化，鳥兒比我們觀察得更深入。

沿途我們來到古寧頭，這個村莊出產有名的石蚵，有金門縣水產試驗所經營的「石蚵麵線」，大姐夫幫我們點了石蚵麵線，因大姐吃素，點的是荷包蛋麵線。大姐夫偏愛「蚵嗲」，所以他特別多點了一盤蚵嗲，這令大姐開心了，剛捨不得買的石蚵，在這裡圓了大姐夫品嚐石蚵的心願，大家都歡喜這趟故鄉之旅，期待下回見。

【作者速寫】陳秀竹，實踐家專服裝設計科畢業，政戰學校女性軍訓教官班結業，銘傳大學觀光所碩士。曾任賢庵國小代課教師、金門高中、金門農工軍訓教官、臺南榮家社工員。

作者陳秀竹（左一）早年擔任金門農工職業學校軍訓教官，嚴肅工作紀律，贏得好評。（圖／陳秀竹）

徵文快訊

《榮光雙周刊》最近加強徵求「榮民弟兄如何艱困跨海來臺，以及辛苦融入臺灣社會的辛勞」的相關投稿，也歡迎榮民子女對於祖父母、父母及家庭記憶的書寫。文長請勿超過一千字，並請附上軍裝生活照片或與同袍的團體照，照片請附說明。投稿請注明姓名、電話、通訊地址和作者簡歷。投稿請寄 e-mail 至 ustory.glory@gmail.com，或郵寄至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一七八號十二樓「榮光雙周刊編輯部」收。稿酬從優。一稿請勿多投，來稿恕不退件，投稿請自留底稿。

注：撰稿人須同意獲採用作品以「有故事股份有限公司」為著作人，且著作財產權同時讓予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（刊登於《榮光雙周刊》及電子報，並納編於輔導會專書等），也同意不行使（主張）著作權。